

莫待老大徒傷悲

·唐鏡文·

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七日大考完畢，七月十日離平越母校赴湘桂路報告，到今天，整整是十一年，畢業才十一年，似乎爲期太短，算不了什麼，但是，這十一年，是以念三四個學士，或二三個博士，或者把一個小學六年級的孩子變成大學畢業生，而我在這十一年內，有沒有長進已經大成問題，學了什麼？學到多少？更不堪一問，經不起再是三個十一年，我已經年將就木，也可能早已入土十一年，想起來不寒而慄。

在小學六年級的時候，我還是在拖鼻涕，不肯剃頭，手上腳上東一塊青西一片紫的孩子，除了加減乘除，我不知代數幾何爲何物，讀些王椰先生陋室銘等短文就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念過些ABC D只學會了罵人。You are pig. 秦始皇併吞六國不過是海

外奇談，長江經過那幾省？更無非老和尚念經。然後，以十一年的功夫，我身體長高一尺多，體重增加五十磅，居然載上方帽子，被稱爲學有專長，交通界的生力軍，且不問肚子裡到底有多少，如果比起十一年前的小學生來，實在進步得驚人，比起十一年後毫無進步的今天來，又令人不堪設想，從民國三十七年除夕來臺灣，到今天整整五年半，却好佔畢業以來十一年之半數，初來時長女唐真才七個月，住了場場來房子才學會自己坐在地上玩，她在臺灣學會了走路，吃飯、說話、寫字、唱歌、跳舞，到電臺廣播，現在已經是在幼稚園的畢業生，秋天就可以脫去圍裙做小學生了。次女唐誠是在娘肚子裡帶來臺灣的，現在也已經入幼稚園，會寫自己名字，會二度上臺表演過歌舞。三男唐明仁，「下種」於臺灣，今秋也

要上學，方才剛站在桌子上跟姊姊學演講，連連鞠躬說「主席，諸位老師……」。四女唐美，別號「多餘」，也已在啾呀學語，很會對我表好感，才幾年？孩子們從無變有，從不會變會，進步之速，簡直驚人，比起十一年來毫無進步的老子，能不令人不寒而慄？畢業真是學業終止了嗎？不，前人說得好，畢業不過是學問的開始。母校真教得我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了嗎？不，經驗告訴我實在是一無所知，一無所好，但是，十一年來，我到底又學了多少？怎不令人不寒而慄？

社會原是一所最完備的大學，就可惜沒老師發講義，要我自己瞎摸，沒老師逼着考試，讓我今天等明天，沒有老師提着紅筆改錯，讓我吃了苦頭還不知道，我也未嘗不天天晚上看些書，可惜時間有限，自己又不求甚解，

至多是身心之調劑而已，我又未始不明他人之言行爲鏡鑑，去探求自己的錯誤和路線，沒奈何知易行難，明知而不能不故犯，我也曾幸運而獲若干先進之垂青，樂於指點些迷津，可惜他們都老成而持重，措詞則婉轉隱約，那能比老師們臭罵一頓的深刻實在，十一年了，我何時不想學？何時不在摸？可是學到了多少，摸着了多少，能不令人不寒而慄！

還想進步？是否反得退步？這些問題，都使人不寒而慄。

以自己度他人，與我具有同感者想必大有人在，我們不能連合起來想辦法？我認爲同學會不應當限於老同學的交誼談天等消極任務，它應當是母校的延長，它應當是會員們共同學習的場合，先進會員應當以老學徒的身份來教導小師弟，任何人有一得之長就應當盡其所有貢獻於大家，某人做得好，說得對，大家要以學生的熱情來捧他，某人做錯了，偷懶了，大家就以「拖屍」的制度來罵他，這才是同而學之，這才能予這些迷途中的羔羊以迫切需要的精神食糧。

三個志願，全填着交通大學土木工程，我如此填，完全是受了上一班同學歐陽振烈學長的影響，他是高我一班的同學，因會考成績優異被保送進唐山交大的，（這時的上海交大在重慶復了校，處在消息閉塞的湖南鄉下，是不會知道的。）他是我校中第一個保送進交大者，給校中帶來榮譽，所以我也希望獲得保送交大的幸運。畢業後，日寇南進，衡陽告急，會考之舉，教廳電令暫緩實行，我保送交大的幻夢也成泛影，雖無一定把握保送得進，但當時我確是憾惜不已，

眼見衡陽即將失手，我想若

我憶考交大

李祥思

質諸老學長們，不知在下言之當否？

民國卅三年高中畢業那個學期，每個同學都有着自已升學的計劃或就業的打算，我的希望是

繼續升學，將來能做工程師，當學校發下是屆高中畢業會考志願書時，我毫無考慮的填着裡面的

到了桂林，又無學校可考，日人正沿湘桂路急進，桂林決不可久留，大家商議，憑着勇氣，決計直往重慶。此行吃足了逃難的苦